

今日金评

近日,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3月3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今年教育部把“双减”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任务。将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严审批,强化培训内容监管,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范培训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育人主阵地作用,切实减轻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保障课后服务供给。

(本报今日A03版)



严俊杰 绘

本埠声音

实现学前教育发展蓝图 需要更多“幼教男团”

宁波市镇海区现有1200多名幼师,男老师仅28名,占比2.3%。如何发挥男幼师的作用,镇海区教研室出了一新招:组建“幼教男团”。日前,成立仪式及第一次研修班在镇海区启迪幼儿园举行,让男幼师们有了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本报今日A05版)

“幼教男团”完整的提法是:男幼师成长联盟。成立联盟的目的,旨在提升男幼师的执教水平,增进他们的归属感。为什么幼儿园里女老师多,这是由学前教育的特性和职责决定的,但男幼师也有自己的强项,譬如遇事果断,有胆魄,沉稳干练,富有阳刚之气等,男女幼师如能形成互补,则会大大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提升整个学前教育水平。

但受制于诸多客观条件限制,长期以来,从事学前教育的男幼师很难找到归属感。中途跳槽,屡见不鲜。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随着男幼师的不断流失,本来就极不合理的性别结构更加失衡。

所以,无论从提高男幼师的执教水平,稳定幼师队伍,还是对幼儿的成长而言,组建男幼师成长联盟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迫切的。

作为整个国民教育序列中的初始一环,学前教育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已被政府、社会、家长充分认识。今年年初,宁波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从管理体制、小区配套、师资建设等方面,对宁波市学前教育规范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绘就了一张宁波学前教育的发展蓝图。学前教育大有希望,男幼师们,你们的选择很光荣,前途光明。

希望28位“团员”能借助联盟平台,努力提升执教水平。要把联盟当做自己的家园,制定活动计划,定期开展教研活动。除了男同伴之间相互取经学习外,还要虚心向女幼师学习,甚至可以向中小学教师学习,取长补短,在发挥男性特长的同时,汲取借鉴女幼师的优势强项,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真正把联盟打造成“研究的平台、成长的阶梯、展示的舞台、辐射的中心、精神的家园”。

王学进

持续推动“双减” 把教育主阵地重新拉回校内

近段时间,有关“双减”的传闻广泛流传,给公共舆论和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扰动。在此语境下,教育部发声回应关切,对于澄清事实、释放信号、引导预期,都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吕玉刚司长的此番表态,更多还是属于笼统的、原则性的,并未直接谈及公众最为关心的、引起最多讨论的那几则“双减”措施传言。这种既不证实也不证伪的话语姿态,很是耐人寻味。大基调已定,具体实施细则的出炉,大概率为时不远。

所谓“双减”,并不是新提法。然而直至最近,随着某些具体的措施被传出,“双减”才真正由虚而实,显露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双减”是对以往“校内减负,校外加负”畸形格局的一次修正与纠偏。一直以来,公立学校系统都在“减轻学生负担”,而从现实反馈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是“把学生们往教培机构赶”。后者承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转移”和“需求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做大做强,时至今日,已经成长为具有支配力的庞然大物。

在教育竞争、教育焦虑客观存在并愈演愈烈的今天,唯有“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齐头并进,才可避免把教育阵地“拱手

予人”,才可抵制教育产业化对于教育公共性、公益性的蚕食。必须充分警惕的是,现如今“校外教培机构”已化身有通天之能的利益集团,它们是“第二教育部”,兜售恐慌、煽动情绪、洗脑带节奏,在家长群体中间俨然成为“权威”。若是继续放任其无序坐大,必然加剧内卷,丧失教育和舆论的双重主导权,最终引发系统性失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名曰“双减”,但绝不可简单理解为是“各退一步”,而必须契合实际情况,体现为“有进有退”“此消彼长”。吕玉刚司长强调,“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育人主阵地作用”“学校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保障课后服务供给”。换言之,就是公立学校要加速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只有校内“吃得饱”,才不必校外去“加餐”。“课时少”“放学早”,不必然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最低要求,是对学生负起应尽责任,而不是推给市场。

“双减”,该减的减,该加的加。减掉的是全民“教培”的经济压力和精神焦虑,加上去的应是公立学校的服务内容、教学质量。让教育回归理性、回归本源、回归纯粹,这才是全方位的“减负”。
然玉

教育部推动“双减” 焦虑的家长们也该动起来

给学生减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是个常说常新的肥皂剧,因为每年谈到这个话题时,家长们都会有新的诉求纳入其中。在前几年,一提起给学生减负,一些家长就会抱怨说其他家的孩子都在上课外培训班,如果自己的孩子减负就等于自愿降低了起跑线。

因此,这些家长一边喊着要为孩子减负,另一边心里又感到空虚无比,因为大家都怕,自己的孩子减负轻松了,其他孩子却补课加压领先了。所以,当学校真的给孩子减负的时候,一些家长在心里反倒不情愿不自在起来,成了大家排遣不掉共同焦虑。

近几年,学校在课外作业上给孩子们减了很大的负,这翻一翻学生的课本就可明显地感觉到。然而,在这种客观向好的减负环境下,家长

们为何还是心里没底?根本原因就是在自己的小角度上想得太多太多了:一方面,不上校外培训班吧,怕自家孩子被落下;另一方面,支持学校减少课外作业吧,又怕别人的孩子领了先。

因此,就现在来说,给孩子减负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学校很努力,也实实在在地减了,并且还在继续探索更科学的减法。而现在真正的问题,倒是该轮到如何给家长们减负了。

家长们该怎样给自己减负?其实,“药方”从来没变过,那就是要将孩子的身心发育放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还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这样内心达到平衡了,也就是给自己减负了。当家长们实现了对自己的减负,孩子们自然也就轻松了。

马进彪



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2012@126.com